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雲子魏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14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雲子魏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魏子雲自選集

翻版
印權
必所
究有

中國新文學叢 74

著者：魏子雲

子雲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雅江街26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二段12巷1號

門市部：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一〇〇元
平裝七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民國三十三年秋與馮元娥女士訂婚後攝於江西贛縣



汀長建福於攝府閩家岳與夏年四十三國民



婚訂子長慶北臺在家全春年十六國民



攝合後講演專商傳銘在瑤瓊麗華與年四十五國民

長不出高大的幹與極木比粗比高；開不出嬌
艷的花與百奇爭奇鬥妍。却從不自卑於
己的渺小；也無懼於鐵鞋的踐踏。

外貌雖顛顛，內心互容芽。

世懼野火，無懼鐵鏟。

我的種子滿天下，詩人說：「春風吹又發」。

我的生活要取簡單，只要一撮土就夠了。

願我為十步之芳，能撐至高，我什麼？

無論山多麼高，我能攀登絕頂；無論海多麼

深，我能探入底層；冰雪凍不死我；深淵淹沒我；

大石壓不住我；厚牆堵不住我；我有追求陽光享

受自由的

不自公草

二六年春。

自序

我的性格是隨興而爲。正因爲如此，我在寫作上的興趣是多方面的。荀子有言：「耳不能兩聽而聰，目不能兩視而明。」所以我在寫作上尙未能獲得較高的成就，誠由於我的興趣太廣而分散了專精之力。雖說，我在寫作這個領域中，業已奔競了許多年了；抗戰時期，卽已投稿。而我却至今仍在摸索着。當然，我企圖在寫作這個領域中去披荆斬棘，開創新路，縱然開不出路來，也希求爲一己開出一個小小的園圃，栽植自己喜愛的花草。縱無孤芳也能自賞才是。說來，這就是我多年來在寫作上努力去奔赴的目標。從我這選集中的四類來看，也足以說明我這人在寫作上的嘗試與努力了。

作品既已發表，作者便不必再爲作品加以解說，這集中第三輯「說作家」一文，業已述及。

這裡更不必爲作品解說什麼。不過，可以附加說明的是，這集中的作品有三十八年間發表的，也有六十八年初發表的，是三十年間的作品了。本來，想把我近七、八年來，專務於「金瓶梅」方面的研究，選入一篇，但鑒以一篇兩篇良無足以取代我的此一研究成果，遂作擯棄。但在該書的作者問題與成書年代的探討上，我確是投下了不少血汗。只能在此附言一句而已。

作家在寫作上，努力些什麼？獲得了些什麼？最正確的說明是作品。至於作家的出身等等，又似乎更不是作品所涉及的重要課題。甚至於作品在作家有生之年所獲得各方的榮寵，也犯不着作家自己去吹自擂。想來，還用得着作者在作品前面多所費辭嗎！

螢	雷	理	葉	水	草	第一輯 散文	自序	手跡	生活照片	素描	目 錄
二	九	七	五	三	一						

拾糞	捉鵝鶉	吟秋	蝗蟲	麥季謳詞	清明齊	麩燈	火把	隋堤	鄉土組曲	人啊人！人？	齊步走	蟬	燈蛾
五	五	四	四	四	三	三	三	二	二	六	五	三	三

我們的圓	一六
南行小記	一七
第二輯 小說	
秋聲賦	一五
俺爹	一六
未婚妻	一六
老山東	一七
這不過是春天	一三
鬼擋牆	一五
暴風雨中的彩虹	一三
馬賊	一八
第三輯 理論	

說傳統	一五三
說題材	二〇五
說人物	三三五
說對話	三三六
說作家	二四九
第四輯 戲劇	
秦良玉的編寫與演出	二六一
秦良玉（國劇劇本）	二六七
作品書目	

草

長不出高大的幹與樹木比粗比高；開不出嬌豔的花與百卉爭奇鬪妍。却從不自卑於一己的遼小；也無懼於鐵鞋的踐踏。

外貌雖顛顛，內心在發芽！

無懼野火！無懼鐵錘！

我的種子滿天下；詩人說：「春風吹又發。」

我的生活要求簡單，只要一撮土就夠了！

願我爲十步之芳，能擡高了我什麼？

無論山多麼高，我能攀登絕頂；無論海多麼深，我能深入底層。冰雪，凍不死我；深淵，淹

不沒我；大石，壓不住我；厚牆，也堵不住我；我有追求陽光享受自由的堅定意志。

能作深山幽谷中的隱士，也能在市廛之大道邊的塵埃車輪鞋底之下生活。

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試想，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我何嘗寂寞！

我自知我渺小；太渺小了！

正因為我渺小，上帝命我占有了整個大地。

上帝給我的任務是：使大地永恆的保有青春。

想到上帝給我的這一職分，我就快活起來了！爲了要使這大地青春永駐，所以，這世上給我的一切又一切的折磨，我都迎着風兒，一笑置之了。

水

我生來就具有自由的本性，但，却能川守水道。

萬別責怪我潏然洪然而泛濫逆行，應責怪天公作雨太多，以及地上的川澤又窄淺難容。

任誰也別想圍堵我，蘇，不是因此而身死名隳嗎！

「閉之則成淵」，是我的毅力；「放之則成川」；是我的操守。不過，必須有川可循啊！我何嘗想自成川渠或橫行成災，爲害乎人類！

最了解我的人，莫過於大禹了。孟子曾這樣讚美着說：「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因爲，大禹王沒有圍堵我，他以水道導引

我；我怎能不應命而勢行呢！

孔子把我與萬古以來的時間相比擬，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讚美我的行為踏實與目標遠大，說：「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不錯，我最喜向低下的地方流，那是爲了要偕衆歸往海洋，絕非我品性上的「下流」。

我的性格似乎太柔，而我內在的剛性，却能穿石而鏤鏘。

我有能力對付火，火沒有能力對付我；我會化成氣體，再凝雲而成雨，然後又恢復了我。

大地可不能沒有我；大地如果沒有我，所有的生命都會不存在了。

任何污穢也別想污穢了我，它們祇能污染了我的外貌，絕不能污染了我純潔的本質。

我從不驕傲，生性平易近人。也別以爲我太軟弱可欺了，善於航海的人，也耽心那驚濤駭浪與怒潮，以及隱秘而不易見及的漩渦。但，都不能怪我，那全不是我的性行形成的過錯。這，似乎不必我多說。

別怪我與火對立，實由於我們兩者不能相容的性格太多。